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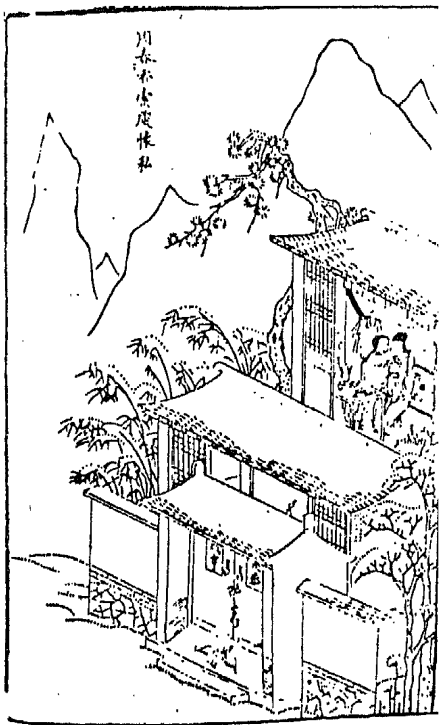
警

世

通

言

川在亦索度性私



第三十三卷

喬彥傑一妾破家

世事紛紛難訴陳

知機端不誤終身

若論破國亡家者

盡是貪花戀色人

話說大宋仁宗皇帝明道元年，這浙江路寧海軍，卽今杭州是也。在城衆安橋北首觀音庵相近，有一個商人，姓喬名俊，字彥傑，祖貫錢塘人。自幼年喪父母，長而魁偉雄壯，好色貪淫，娶妻高氏，各年四十歲，夫妻不生得男子，止生一女，年一十八歲，小字玉秀。至親三口兒，止有一僕人，喚作賽兒。這喬俊看來有三

五萬貫資本專一在長安崇德收絲往東京賣了，販
 棗子胡桃雜貨回家來賣，一年有半年不在家，門戶
 交賽兒開張酒店，催一個酒大工，叫做洪三，在家造
 酒，其妻高氏掌管，日逐出進錢鈔，一應事務不在話
 下。明道二年春間，喬俊在東京賣絲已了，買了胡桃
 棗子等貨，船到南京上新河泊，正要行船，因風阻了，
 一住三日，風大開船不得，忽見降船上有一美婦，生
 得肌膚似雪，警挽烏雲，喬俊一見，心甚愛之，乃訪問
 稍工道：你船中是甚麼客人，緣何有宅眷在內，稍工
 答道：是建康府周魁檢病故，今家小扶靈柩回山東。

去這年小的婦人乃是巡檢的小娘子官人問他甚喬俊道倩工你與我問巡檢夫人若肯將此妾與人我情愿多與他些財禮討此婦爲妾說得這事成了我把五兩銀子謝你倩工遂乃下船檢裏去說這親事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這喬俊娶這個婦人爲妾直使得

一家人口因他喪 萬貫家資指日休

當下倩工下船船問老夫人道小人告夫人跟前這一個小娘子肯嫁與人麼老夫人道你有甚好頭腦說他若有人要娶他就應承罷只要一干貫文財禮植

工便說隣船上有一販棗子客人，要娶一個二娘子，特命小人來與夫人說知，夫人便應承了，稍工回復喬俊，說夫人肯與你了，要一千貫文財禮哩。喬俊聽說大喜，即便開箱，取出一千貫文，便教稍工送過夫入船上去。夫人接了，說與稍工，教請喬俊過船來相見。喬俊換了衣服，逕過船來拜見夫人。夫人問明白了，鄒貫姓氏，就叫侍妾近前分付道：相公已死家中，兒子利害，我今做主，將你嫁與這個官人爲妾，即今便過喬官人船上去。寧海郡大馬頭去處，快活過了。世，你可小心伏侍，不可托大。這婦人與喬俊拜辭。

了老夫人夫人與他一個衣箱物件之類，即送過船去。喬俊取五百銀子，謝了船工，心中十分歡喜。乃問婦人：你的名字叫做甚麼？婦人乃言：我叫作春香。年二十五歲。當晚就角中與春香同舖而睡。次日天晴，風息浪平，大小船隻一齊都開。喬俊也行了五六日，早到北新關。歇船上，岸叫一乘轎子，擡了春香，自隨着，還入武林門裏，來到自家門首，下了轎，打發轎子去了。喬俊引春香入家中，來自先走入裏面去，與高氏相見，說知此事。出來引春香入去，參見高氏。見了春香，焦躁起來，說丈夫你既娶來了，我難以推故，你

只依我兩件事，我便容你，喬俊道：你且說那兩件事。
高氏啟口說：出直教喬俊有宗難，奔有國難投，正是
婦人之語，不宜聽。

割戶分門壞五倫

勿信妻言行大道

世間男子幾多人

當下高氏說與丈夫，你今已娶來家，我說也自在，然
了，只是要你與他別住，不許放在家裏，喬俊聽得說
這個容易，我自賃房屋一間與他另住。高氏又說：自
從今日爲始，我再不與你做一處，家中錢本什物，首
飾衣服，我自與女兒兩個受用，不許你來討。一應官
司門戶等事，你自教賤婢支持，莫再來纏我，你依得

麼喬俊沉吟了半晌，心裏道：「欲待不依，又難過日子。罷罷，乃言卻依你。」高氏不語。次日早起來，搬貨物行李回家，就央人賃房一間，在銅錢局前。今對貢院是也。掉個吉日，喬俊帶了周氏，點家火一應什物完備，搬將過去住了。三朝兩日歸家走一次，光陰似箭，日月如梭，不覺半年有餘。喬俊刮取人頭帳目，及私房銀兩，還勾做本錢，收絲已完。打點家中柴米之類，分付周氏，你可耐靜，我出去多只兩月便回。如有急事，可回去。大娘家裏說知道罷。還到家裏說與高氏，我明日起身去後，多只兩月便回。倘有事故，你可照管。

何下
何下
何下

周氏在房裏，女兒道：「爹爹早回，別了妻女，又來
新官裏，打點明早起程。此時是九月間出門，搭船登
途去了一去兩個月，周氏在家終日倚門而望，不見
丈夫回來，看看又是冬，甚至了其年大冷，忽一日，驟
彤雲密布，紛紛揚揚，下一天大雪。高氏在家思忖：「丈
夫一去，因何至冬時節，只管不回？這周氏寒冷，賽兒
又病重，起身不得，乃叫洪三將些柴米炭火錢物，送
與周氏。周氏見雪下得大，閉門在家哭泣，聽得敲門
只道是丈夫回來，慌忙開門，見了洪三，托了東西
進門。周氏乃問大工，大娘大姐一向好麼？」大工道：

人頓見大官人，不問記掛你無。盛極衰來，差些來幾。
鈔與你周周氏見說，同言大工你回家去，多多汗上。
大娘大娘，大工別了，自回家去。次日午牌時分，周氏
門首又有人敲門。周氏道：「這等大雪，又是何人敲門？」
只因這人來，有分教：周氏再不能與喬俊鬥口，正是
閉門屋裏坐。

禍從天上來

當日雪下得越大，周氏在房中向火，忽聽得有人敲
門。起身開門看時，見一人頭戴破頭巾，身穿舊玄服。
他問周氏道：「妙子，喬俊在家麼？」周氏答道：「自從九月
出門，還未回哩。」那人道：「我是他里長，今來差喬俊去。」

海寧湖江塘做大十日，歇二十日，又做十日，他既不
在家，我替你們尋個人，你出錢催他去做工，周氏答
道：「既如此，只憑你教人替了，我自還你工錢。」里長相
別出門次日飯後，領一個後生，年約二十歲，與周氏
相見，里長說與周氏：「此人是上海縣人，姓董名小二，
自幼他父母俱喪，如今專靠與人家做工，過日每年
只要你三五百貫錢，冬夏做些衣服與他穿，我待你
家裏又無人，可催他在家走動也好。」周氏見說心中
歡喜，道：「交實我家無人走動，看這人，想也是個良善
本分的，工錢便依你罷了。」當下遂謝了里長，留在家

此書實
不似
連高氏
侍首
用

裏至次日，里長來叫去海寧做夫。周氏取些錢，與小二跟着里長去了十日，回來。這小二在家裏，小心謹慎，燒香掃地，件件當心。且說喬俊在東京賣絲，與一個上廳行骨沈瑞，進來往，倒身在他家使錢。因此留戀在彼，全不管家中妻妾，只戀花門柳戶。逍遙快樂，那知家裏養兒病了兩個餘月，死了。高氏叫洪三買具棺木，扛出城外化人場燒了。高氏立性貞潔，自在門前賣酒，無有半點狂心。不想周氏自從娶了董小二在家，到有心看上他，有時做夫回來，煎羹熬飯，搬與他喫。小二見他家無人勤謹做活，周氏時常眉

大過好
和使
心其發

正是十二月三十日夜周氏叫小二去置些酒果
魚肉之類過年到晚周氏叫小二關了大門去竈上
盪一注子酒切些肉做一盤安排火盆點上了燈就
擺在房內床面前卓兒上小二在燈前燒火周氏輕
輕的叫道小二你來房裏來將些東西去喫小二不
不合萬不合走人房內有分教小二死無葬身之地
正是

僮僕人家不可無

豈知撞了不良徒

分明一段踉蹌事

瞞着堂堂大丈夫

此時周氏叫小二到床前便道小二你來你來我相
你吹兩盃酒今夜你就在我房裏睡罷小二道不敢
周氏罵了兩三聲蠻子雙手把小二抱到床邊挨肩
而坐便將小二扯過懷中解開主腰兒教他摸胸前
酥團也似白姝小二淫心蕩漾便將周氏臉接過來
將舌尖兒度在周氏口內任意快樂周氏將酒篩下
兩個喫一個交盃酒兩人合喫五六盃周氏道你在
外頭歇我在房內也是自歇寒冷難熬你今無福不
依我的口小二跪下道感承娘子有心小人亦有意
多時了只是不敢說今日娘子捧來小人此恩殺身

孫林二人說罷解衣脫帶就做了夫妻一夜快樂不必說了天明小二先起來燒湯洗寃做飯周氏方起梳粧洗面罷喫飯正是

少女少郎

情色相當

却如夫妻一般在家過活左右隣舍皆知此事無人阻管却說高氏因無人照管門前酒店忽一日聽得間人說周氏與小二通奸且信且疑放心不下因此教洪大工去與周氏說且搬回家省得兩邊家火周氏見洪大工來說沉吟了半晌勉強回道既是大娘好意今晚就將家火搬回家去洪大工得了言語

考校

自回家了周氏便叫小二商量今大娘要我撥回家去料想這他不得只是你却如何小二答道：「大娘家裏也無人，小人情愿與大娘家送酒走動，只是一件不比此地不得與娘子快樂了，不然就今日拆散了罷。」說罷兩個撲抱着哭了一回。周氏道：「你且安心，我今收拾衣箱什物，你與我挑回大娘家去，我自與大娘說留你在家，暗地裏與我快樂，且等丈夫回來，許做計較。」小二見說，纔放心歡喜，回言道：「萬望娘子用心。」當日下午收拾已了，小二先挑了箱籠來，挑到黃昏，洪大工提個燈籠去接周氏。周氏取具鎖鑰。

自大門同小二回家正是

飛蛾撲火身須喪

蝙蝠投竿命必須

當時小二與周氏到家見了高氏高氏道你如今回到家一處住了如何帶小二回來何不打發他去了周氏道大娘門前無人照管不知留他在家使喚待等丈夫回時打發他未遲高氏是個清潔的人心中想道在我家中我自照管着他有甚早絲麻線遂留下教他看店討酒錢一應都會徠不斃又過了數月周氏雖和小二有情終久不比自任之時兩個任意取樂一日周氏見高氏說起小二諸事勤謹又本分

便道大娘何不將大姐招小二為婿却不便當高氏
聽得大怒罵道你這個賤人好沒志氣我女兒招個
工人為婿周氏不敢言語喚高氏罵了三四日高氏
只倚着自身正大全不想周氏與他通姦故此要將
女兒招他若還思量此事只消得打發了小二出門
後來不見得自身同女打死在獄滅門之事且說小
二自三月來家古人云一年長工二年家公三年太
公不想喬俊一去不回小二在大娘家一年有餘出
入房室諸事托他便做喬家公欺負洪三或早或晚
見了王秀便將言語調戲他不則一日不想王秀被

此時
小二
下集
之尾
矣此
之通

這小二趁騙了其事，臥氏也知，只瞞着高氏。似此又過了一月，其時是六月半，天道大熱，玉秀在房內洗浴。高氏走入房中，看見女兒，姊大喫了一驚，待女兒穿了衣裳，叫女兒到面前問道：你喚何人弄了身體？這姊大了，你好好實說。我便饒你。玉秀推托不道，只得實說我被小二哄了。高氏跌脚叫苦，這事都是這小婆娘做一路，壞了我女孩兒。此事志生是好，欲待聲張起來，又怕嚷動人知，苦了女兒一世之事。當時沉吟了半晌，眉頭一蹙，計上心來，只除害了這蠻子，方纔免得人知，不覺又過了兩月，忽值八月中秋節。

到高氏叫小二買些魚肉果子之物，安排家宴。當晚高氏、周氏、王秀在後園賞月，叫洪三和小二同在一邊喫。高氏至夜三更，叫小二賞了兩大碗酒，小二不敢推辭，一飲而盡，不覺大醉倒了。洪三也有酒自去，酒房裏睡熟了。這小二只因酒醉，中了高氏計，後當夜位是。

東獄新添枉死鬼

陽間不見少年人

當時高氏使女兒自去睡了，便與周氏說我只管家事買賣，那知你與這蠻子通姦，你兩箇做了一路，故意教他姦了我的女兒。丈夫回來教我怎的見他分

說我是個清清白白的人，如今計了你來，被你玷辱我的門風，如何是好？我今與你只得沒奈何，害了這蠻子性命，神不知，鬼不覺，備丈夫回來，你與我女兒，且各免得出醜，各無事了。你可去將條索來。周氏初時不肯，被高氏罵道：「都是你這賤人，與他通姦，因此壞了我女兒，你還戀着他？」周氏喫罵得沒奈何，只得去房裏取了麻索，遞與高氏。高氏接了，將去小二頸項下一絞，原來婦人家手軟，縛了一個更次，絞不死。小二喊起來，高氏急了，無家火在手邊，教周氏去竈前，捉把劈柴斧頭，把小二腦門上一斧，腦漿流出，死

...以後，高氏高量好却好了。這死屍須是今夜發
...位姓周氏道可叫洪三起來，將塊大石縛在屍上
...丟去，在新橋河裏水底去了。待他屍首自爛，神不
...知鬼不覺，高氏大喜，便到酒作坊裏叫起洪人工來，
...大工走入後園，看見了小二屍首道：「祛除了這害處，
...好，倘留他在家，大官人回來，也有老大的口面。」周氏
...道：「你可趁天未明，把屍首馱去新河裏，把塊大石縛
...住，墜下水裏去。若到天明，倘有人問時，只說道：「小二
...偷了我家首飾物件，夜間逃走了。」他家一向又無人
...往來，料然沒事。」洪大工馱了屍首，高氏將燈照出

門大此時有五更時分洪大王馱到河邊掘塊大石
綁縛在屍首上丟在河內直推開在中心裡這河有
丈餘深水當時沉下水底去了料道永無踪跡洪大
王回家輕輕的開了大門高氏與周氏各回房裏睡
了高氏雖自清潔也欠些聰明之處錯幹了此事既
知其情只可好好打發了小二出門便了千不合萬
不合將他絞死後來却被人智告打死在獄添門絕
其葬之何及且說洪大王睡至天明起來開了酒店
高氏依舊在門前賣酒玉秀眼中又晃了小二也不
敢問周氏自言自語假意道小二這浮魚還偷了我

首行物，伴夜間逃走了，王秀自在房裏也不問他，那
陳舍也不管他家小二在與不在，高氏一時害了小
二性命，疑決不下，早晚心中只恐事發，終日憂悶過
日，正是

要人知重勤學

怕人知事莫做

却說武林門外清湖圍邊，有個做靴的皮匠，姓陳名
文，所穿程氏五娘夫妻兩口兒，正靠做靴鞋度日，此
時是十月初旬，這陳文與妻子爭論，一口氣走人門
裏，滿橋邊皮市裏買皮，當日不回，次日午後也不回，
程五娘心內慌起來，又過了一夜，亦不見回，獨自一

個在家煩惱，將及一月，並無消息。這程五娘不免走人城裏，問訊，迤到皮市裏來，問賣皮店家，皆言一月前，何曾見你丈夫來買皮，莫非死在那裡了。有多口

的道：你丈夫穿甚衣服出來？程五娘道：我丈夫頭戴萬字頭巾，身穿着青緇一口巾。一月前，謀來皮市裏買皮，至今不見信息，不知何處去了。衆人道：你可城內各處去尋，便知音信。程五娘謝了衆人，進城中逢人便問。二日，並無踪跡。過了兩日，喫了早飯，又入城來尋問，不端不正，走到新橋上，過，正是事有凑巧，忽有偶然，只見河面上有人喧哄，說道：有個人死在河

裏身上穿領青衣服泛起在橋下水面上程五娘聽得說連忙走到河岸邊分開人衆一看時只見水面上漂浮一個死屍架着青衣服遠遠看時有些相像程氏便大哭道丈夫緣何死在水裏有的人都呆了程氏又哀告衆人那個伯伯肯與奴家救過我的丈夫屍首到岸邊奴家認一認看奴家自奉酒錢五十貫當時有一個破落戶叫做王酒酒專一在街市上幫閒打哄賭騙人財這廝是個潑皮沒人家理他當時也在那裏看聽見程五娘許說五十貫酒錢便說道小娘子我與你拽過屍首來岸邊你認看五娘哭

和
下
紫
寬
在
中

聖道劣得伯伯如此深恩難報這王酒酒見隻過往
船便躍上船去叫道稍工你可住一住等我替這個
小娘子搜這屍首到岸邊當時王酒酒搜那屍首來
王酒酒認得喬家童小二的屍首只裏不說出來只
教程氏認看只因此起有分教高氏一家死于非命
正是

閻裏鑽頭熱處歪

通人猛惜愛錢財

誰知錯認屍和首

引出冤家禍患來

此時王酒酒在船上將竹篙推那屍首到岸邊來程
氏看時只見面皮肉卸波水浸壞了金銀小兒身

可以知正
有死以
不情下
不情下

上衣服却認得是丈夫的模樣號號大哭哀告王酒
酒道煩伯伯同奴去買口棺木來盛了却又作計設
王酒酒便隨程五娘到猪堂伴作李四頭家實了落
木叶兩個火家來河下撈起屍首盛於棺內沉在河
岸邊存着那畔新橋下無甚人家住每日止有船隻
來往程氏取五十貫錢謝了王酒酒王酒酒得了錢
一逕走到高氏酒店門前以買酒為名便對高氏說
你家緣何打死了董小二丟在新橋河內如今泛將
起來你道一場好笑那里走一個來錯認做丈夫尸
首買口棺木盛了改日却來埋葬高氏道王酒酒你

高氏一生
受了兩劫
自月之廿

莫胡言亂語我家小二偷了首飾衣服在逃追獲不
奈那婦這話王酒酒道大娘子你不要賴瞞了別人
不要瞞我你今送我些錢鈔買求我我便任那婦人
錯認了去你若白賴不與我就去本府首告叫你
喫一場人命官司高氏聽得便罵起來你這破落戶
千刀萬剮的賊不長俊的乞丐見我丈夫不在家今
來詐我王酒酒被罵大怒而去能殺的婦人到底無
志氣胡亂與他些錢鈔也不見得弄出事來當時高
氏千不合萬不合罵了王酒酒這一頓被那厮走到
海寧郡安撫司前叫起屈來安撫相公正坐廳上押

左右喚至廳下，問道：「有何屈事？」土酒酒跪在
廳下告道：「小人姓王名青，錢塘縣人。今來首告隣居
有一喬俊，出外爲商，未回其妻高氏與妾周氏一女
王秀與家中一僱工人董小二有姦情，不知怎的緣
故，把董小二謀死，丟在新橋河裏。如今泛起，小人去
與高氏言說，反被本婦百般辱罵。他家有個酒大工，
叫做洪三，敢是同心謀害的。小人不其，因此叫屈。望
相公明鏡昭察，安撫聽罷，着外郎錄了王青口詞，押
了公文，差兩個牌軍押着王青去捉拿三人。并洪三
火急到廳。當時公人運到高氏家，捉了高氏周氏王

秀洪三四人，開了大門，取鎖鎖了，找到安撫司廳上。一行人跪下，相公是蔡州人，姓黃名正大，爲人奸狡，貪濫酷刑，問高氏：「你家董小二何在？」高氏道：「小二拐物在逃，不知去向。」王青道：「要知明白，只問洪三便知。」分曉，安撫差將洪三拖翻拷打，兩腿五十黃荆，血流滿地，打熬不過，只得招道：「董小二先與周氏有姦，後搬回家，姦了王秀、高氏，知覺，恐丈夫回來，辱滅了門風，于今年八月十五日中秋夜賞月，教小的同小二兩個在一邊喫酒，我兩個都醉了，小的怕失了事，自去酒房內睡了，到五更時分，只見高氏、周氏來酒房。」

門邊吓小的去後，因內只見小二屍首在地，教我速
取去，丟在河內去。小的同高氏因由高氏備將前事
說道：二人同乘駝，女兒個或丈夫回，且怎的是好
救，今出于無奈，因是起他不去，又怕謀出此情，只
得用麻索絞死了。小的是個老實的人，說道：看這斷
忒無理，也祇除了一害。小的便將小二屍首駝在新
橋河邊，用塊大石縛在他身上，沉在水底下。只此便
是實話。安撫見洪三招狀明白，點指畫字。二婦人見
洪三已招，驚得魂不附體。王秀打做一塊安撫，叫右
右將三個婦人過來，供招。王秀只得供道：先是周氏

與小二有姦非高氏收拾回家將奴調戲奴不從後
乘又調戲奴又不從將奴強抱到後園奸騙了到八
月十五日如果喚酒賞月毋高氏先叫奴去房內睡
了並不知小二死亡之事安撫又問周氏你既與小
二有姦緣何將女孩兒壞了你好好招承免至受苦
周氏兩淚交流只得從頭一一招了安撫又問高氏
你緣何謀殺小二高氏抵賴不過從頭招認了都押
下牢監了安撫俱將各人供狀立案次日差縣尉一
人帶領伴作行人押了高氏等去新河橋下檢屍當
日聞動城裏城外人都得知男子婦人挨肩擦背不

計其數一齊來看，正是

好事不出門

惡事傳千里

却說縣尉押着一行人到新橋下，打開棺木，取出屍首，檢看明白，將屍放在棺內，縣尉帶了一千人的話，草小二屍身是斧頭打碎頂門，麻索絞壞，見在安撫。叫左右將高氏等四人各打二十下，都打得帶帶復帶，取一面長枷，將高氏枷了，周氏、玉秀、洪三俱用鐵索鎖了，押下大牢內監了。王青隨衙聽候，且說那皮匠，婦人也知得錯謫了，碎也不來哭了，思帶起來，一場惶恐，幾時不收，見人這話且不說，再說下秀在牢

中湯水不喫，次日死了。又過了兩日，周氏也死了。洪三看有病重，獄卒告知安撫，安撫令官醫醫治，不痊而死。止有高氏，渾身發腫，搽瘡疼痛，熬不得飯食，不喫服藥，無用也。死了，可憐不勾半個月日，四個都死在牢中。獄卒通報，知府與吏商量，喬俊久不回家，妻妾在家謀死人命，本該償命，兇身人等俱死，具表申奏朝廷，方可決斷。不則一日，聖旨倒下，開讀道：兇身俱已身死，將家私抄扎入官，小二屍首，又無苦主，親人來領，燒化了罷。當時安撫即差吏去，打開喬俊家大門，將細軟錢物盡數入官，燒了董小二屍首，不在。

下却說喬俊合當窮苦，在東京沈瑞蓮家，全然不知家中之裏，住了兩年，財本使得一空，被虔婆常常發語道：我女兒戀住了你，又不能接客，恁的是了，你有錢鈔，將些出來使用，無錢，你自離了我家，等我女兒接別個客人，終不成餓死了我一家罷。喬俊是個有錢過的人，今日無了錢，被虔婆起了數次，眼中淚下，尋思要回鄉，又無盤纏，那沈瑞蓮見喬俊淚下，也哭起來，道：喬郎，是我苦了你，我有些日前撻下的零碎錢，與你些做盤纏回去了罷，你幸有心，到家取得些錢，再來走一遭，喬俊大喜，當晚收拾了舊衣服，打

了一個衣包，流汗取出三百貫文，把與喬俊，打在包內，別了凌婆，駝了衣包，手提了一條棍棒，又辭了瑞蓮，兩個流淚而別。且說喬俊，於路餐飯，不則一日，來到北新關，天色晚了，便投一個雜店，宿主人家，宿歇。明早入城，那船上人，見了喬俊，吃了一驚，道：「喬官人，你一向在那裏去了？」只管不回。他家中小娘子周氏，與一個僱工人，有姦，大娘子取回一家住了，却又與你女兒有姦，我聽得人說，不知爭姦也是怎的。大娘子謀殺了僱工人，酒大工洪三，將屍丟在新橋河內，有了兩個月，尸首遂將起來，破人首告在安撫司。

捉了大娘子小娘子你女兒并酒大王共三箇官，
打不過只得招認監在牢裏受苦不過三日，
死了，朝廷文書下來抄扎你家財產入官，
那裏去好，喬俊聽罷，
似

分開八片頂陽骨，
傾下半桶冰雹來。

這喬俊驚得呆了半晌，
語言不得，
那船主人排些酒飯與喬俊喫，
那裏喫得下，
兩行珠淚如雨收不住，
哽咽悲啼，
心下思量，
今日不想我悶得有家難奔，
有國難投，
如何是好，
請來覆去，
過了一夜，
次日黑早起來，
辭了船主人，
背了衣包急急奔武林門來，
到着自家

對門一個古董店王將仕門首立了看自家房屋俱
拆沒了止有一片荒蕪地好王將仕開門喬俊放
衣包向前拜道老伯伯不想小人不回家中如此橫
橫王將仕道喬官人你一向在那裏不回喬俊道只
爲消折了本錢歸鄉不得並不知家中的消息王將
仕邀喬俊到家中坐定道賢侄聽老身說你去後家
中如此如此把從頭之事一一說了只好笑一箇
匠婦人因丈夫死在外邊到
了屍却被王將
洪三到官

洪三到官

打得好苦受疼不是都死在

洪三到官

小天功
真不得

官了，你如今那裏去好。喬俊聽罷，兩淚如何，辭別了王將仕，上首不是，落北又豈，嘆了一口氣道：罷罷罷。我今年四十餘歲，兒女又無，財產妻妾俱喪了，去投誰的是好。一逕走到西湖上第二橋，望着一泓清水，便跳投人水下而死。這喬俊一家人，只湮河雷哉。却說王青這一日午後，同一般破落戶，在西湖上閒蕩。剛到第二橋坐下，大家商量湊錢出來買饒酒喫。衆人道：還勞王大哥去買，有些便宜。只見王酒酒接錢在手，向西湖裏一撒，兩眼睜得圓滴溜，口中大罵道：王青那董小二奸人，妻妾自取其死，與你何干。你只

爲許錢不遂害得我喬俊好苦一門親丁四口至無
葬身之地今日須償還我命來衆人知道是喬俊附
體替他磕頭告饒只見王青打自己把掌約有百餘
罵不絕口跳入湖中而死衆人傳說此事都道喬俊
雖然好色貪淫却不曾害人今受此慘禍九泉之下
怎放得王青過這番索命亦天理之必然也後人有
詩云

喬俊貪淫害一門

王青毒害亦亡身

從來好色亡家國

豈見詩書誤了人





印馬未離青村下
真心先在白雲院

第三十四卷

王嬌鸞百年長恨

天上烏飛兔走人間古往今來昔年歌管變荒臺
轉眼是非興敗須臾閑中取靜莫因乖過成歡
不貪花酒不貪財一世無災無害

話說江西饒州府餘干縣長沙村有一小民叫做張
乙因販些雜貨到於縣中夜滌投宿城外一邸酒店
房已滿不能相容問壁領下一空房却無人住張乙
道店主人何不開此房與我主人道此房中有鬼不
敢留客張乙道便有鬼我何懼哉主人只得開鎖將

燒一盞掃帚一把交與張乙張乙進房把燈放穩挑
得亮亮的房中有破牀一張塵埃堆積用掃帚掃淨
展上鋪蓋討些酒飯喫了推轉房門脫衣而睡夢見
一美色婦人衣服華麗自來薦枕夢中納之及至醒
來此婦宛在身邊張乙問是何人此婦道妾乃隣家
之婦因夫君遠出不能獨宿是以相就勿多言又當
自知張乙不再問天以此婦辭去至夜又來歡好如
初如此三夜店主人見張客無事偶話及此房內曾
有婦人縊死往往作怪今番却太平了張乙聽在肚
裡至夜此婦仍來張乙問道今日店主人說這房中

有繼死女兒莫非是你此婦並無慚諱之意答道妾
身是也然不禍于君君幸勿挈張乙道試說其詳此
婦道妾乃娼女姓穆行廿二人稱我爲廿二娘與僱
于客人楊川相厚楊許娶妾歸去妾將私財百金爲
助一去三年不來妾爲鴛兒拘管無計脫身挹得不
堪遂自縊而死鴛兒以所居售人今爲旅店此房昔
日妾之房也一靈不泯猶依棲於此楊川與鴛同鄉
可認得麼張乙道認得此婦道今其人安在張乙道
去歲已移居饒州南門娶妻開店生意甚是婦人嗟
歎良久更無別語又過了二日張乙要回家婦人道

白日神
不覺
九

妾願始終隨君未識許否張乙道倘能相隨有何不可婦人道君可製一小木牌題曰廿二娘神位置于篋中但出牌呼妾妾便出來張亦許之婦人道妾尚有白金五十兩埋于此牀之下沒人知覺君可取用張掘地果得白金一瓶心中甚喜過了一夜次日張乙寫了牌位收藏好了別店主而歸到于家中將此事告與渾家渾家初時不喜見了五十兩銀子遂不嗔怪張乙于東壁立了廿二娘神主其妻戲往呼之白日裡竟走出來與妻施禮妾初時也驚訝後遂慣了不以爲事夜來張乙夫婦同床此婦亦來也不覺

床之狹窄過了十餘日此婦道妾尚有風債在干
城沿能隨我去索取不張利其有一口應承即時
船中供下牌位此婦同行同宿全不避人
不則一日到了佳州南門此婦道妾往揚州索討債
去張乙方欲問之此婦飯已上岸張隨後跟去見此
婦竟入一店中去了問其店主揚州家也張久候不
出忽見揚州家驚惶少頃哭聲振地問其故店中人
云主人揚州向來無病忽然中惡九竅流血而死張
乙心知廿二娘所為嘿然下船向牌位苦叫亦不見
出來了方知有風債在那城乃揚州負義之債也有

詩歎云

王魁負義曾遭譴

李益虧心亦改常

請看楊川下稍事

皇天不作薄情郎

方纔說穆廿二娘事雖則死後報冤却是鬼自出頭
還是渺茫之事如今再說一件故事叫做王嬌鸞百
年長恨這個冤更報得好此事非唐非宋出在國
朝天順初年廣西苗蠻作亂各處調兵征勦有臨安
衛指揮王忠所領一校浙兵違了限期被參降朔河
南南陽衛中所千戶即日引家小到任王忠年六十
餘止一子王彪頗稱號

雨佃女兒長曰嬌鸞次日婚鳳鸞年十八鳳年十六
鳳從幼育于外家就與表兄對姻只有嬌鸞未曾許
配夫人周氏原係繼妻周氏有嫡姐兼曹家寡居而
貧夫人接他相伴甥女嬌鸞舉家呼爲曹姨嬌鸞幼
通書史舉筆成文因愛女慎于擇配所以及笄未嫁
每每臨風感歎對月淒涼惟曹姨與鸞相厚知其心
事他雖父母亦不知也一日清明節屆和曹姨及侍
兒明霞後園打鞦韆耍子正在鬧熱之際忽見牆缺
處有一美少年紫衣唐巾舒頭觀看連聲喝采荒僻
嬌鸞滿臉通紅排着曹姨的背急回香房侍女也進

去了生見園中無人時牆而入款款架子尚在餘香
彷彿正在凝思忽見草中一物拾起有時乃三尺線
緝香羅帕也生得此如獲珍寶且有人聲自內西來
復踰牆而出仍立于牆缺邊看塔乃是侍兒來尋香
羅帕的生見其三回五轉意興已倦微笑而言小墓
子羅帕已入人手何處尋覓侍兒搖頭見是秀才
上前萬福道相公想已檢得乞即見還感德不盡那
生道此羅帕是何人之物侍兒道是小姐的那生道
既是小姐的東西還得小姐來討方纔還他侍兒道
相公府居何處那生道小生姓周名廷章蘇州府吳

江蘇人父親爲本學司教隨任在此與公同官一
之隔原來衙署與學宮基址相連衙門做東衙門
做西衙花園之外就是學中的隙地侍兒道貴公子
又是近隣失瞻了妾當票知小如奉命相求廷章道
敢問小姐及小娘子大名侍兒道小如名嬌鸞主人
之愛女妾乃貼身侍婢明霞也廷章道小生有小詩
一章相煩致小姐卽以羅帕奉還明霞本不肯替
他寄詩因要羅帕入手只得應允廷章道煩小娘子
少待廷章去不多時揚詩而至挑花箋疊成方勝明
霞接詩在手問羅帕何在廷章笑道羅帕乃至寶得

之非易豈可輕送小娘子且將此詩送與小姐看了
待小姐回音小生方可奉璧明霞沒奈何只得轉身

只因一幅香羅帕

惹起千秋長恨歌

話說爲小姐自見了那美少年雖則一時慚愧却也
挑動個情字口中不語心下躊躇道好個俊俏郎君
若嫁得此人也不枉聰明一世忽見明霞氣忿忿的
入來嬌鸞問香羅帕有了麼明霞口稱怪事香羅帕
到被西徇周公子收着就是替缺內喝采的那紫衣
郎君嬌鸞道與他說了就是明霞道怎麼不討也得
他肯這嬌鸞道他可不還明霞道他說小生姓周

名廷章蘇州府吳江人氏父爲司教隨任在此與吾
家只一牆之隔既是小姐的香羅帕必須小姐自討
婚爲道你怎麼說明當道我說行交與知小姐奉命
相求他道有小詩一章煩吾傳遞待有回音纔把羅
帕還我明當將桃花箋遞與小姐嬌鶯見了這方勝
已有三分之喜拆開看時乃七言絕句一首

帕出佳人分外香

八公致付有情郎

殷勤寄取相思句

擬作紅絲入洞房

嬌鶯若是個有主意的拚得辜了這羅帕把詩燒却
分付侍兒下次再不許輕易傳遞天大的事都完了

奈嬌鶯一來是及瓜不嫁知情慕色的女子二來滿肚才情不肯埋沒亦取薛濤箋詩八句

妾身一點玉無瑕

生自侯門將相家

靜裡有親相對月

閒中無事獨看花

碧梧只許來奇鳳

翠竹那容入老鴉

寄語異鄉孤另客

莫將心事亂如麻

明霞捧詩方到後園廷章早在缺墻相候明霞道小姐已有回詩了可將羅帕還我廷章將詩讀了一遍益慕嬌鶯之才必欲得之道小娘子耐心小生又有浙峇重回書房寫成一絕

居傍後門亦有林

異帶孤芳翠葉深

若宮爲鳳雙棲樹

一夜幽聲入九天

明霞道雖怕又不避只管寄什麼詩我不寄了廷章袖中出金簪一根道這微物奉小娘子權表寸敬多致意小姐明霞負了這金簪又將詩回復嬌鸞嬌鸞看罷悶悶不悅明霞道詩中有甚言語觸犯小姐嬌鸞道苦生輕薄都是調戲之言明霞道小姐大才何不作一詩罵之以絕其意嬌鸞道後生家性正不必罵且好言勸之可也再取薛箋題詩八句

獨立庭際傍翠陰

侍兒傳語意何深

色心久已
石生矣

滿身竊玉偷香胆

一片撩雲撥雨心

丹桂豈容世子折

珠簾那許曉風侵

勸君莫想陽臺夢

努力攻書入翰林

自此一倡一和漸漸情熟往來不絕明霞的足跡不
斷後園廷章的眼光不離牆缺詩篇甚多不服細述
聯眉端陽主千戶治酒于園亭家宴廷章于牆缺往
來明知小姐在于園中無由一面侍女明霞亦不能
通一語正在氣悶忽撞見衛率孫九那孫九善作水
匠長在衛裏服役亦多在學中做工廷章道題詩一
絕封固了將青蚨二百賞孫九買酒喚托他寄與衛

中明霞姐孫九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何候到文早纔
覷個方便寄得此詩于明霞明霞遞于小姐拆開看
之前有叙云端陽日園中望嬌娘子不見口占一絕
奉寄

配成絲線思同結

傾就蒲鯨擬共斟

霧隔湘江歎不見

錦葵空有向陽心

後寫松陵周廷章拜稿嬌娘看了置于書几之上適
當梳頭未及酬和忽曹姨走進香房看見了詩稿大
驚道嬌娘既有西廂之約可無東道之主此事如何
瞞我嬌鸞舍羞答道雖有吟咏往來實無他事非敢

臨姨娘也曹姨道周生江南秀士門戶相當何不教
他遣媒說合成就百年姻緣豈不美乎婿爲點頭道
是梳粧已畢送荅詩八句

深鎖香閨十八年

不客風月透簾前

綉衾香暖誰知苦

錦帳春寒只愛眠

生怕杜鵑聲到耳

死愁蝴蝶夢來尋

多情果有相憐意

好倩水人片語傳

廷章得詩遂假托父親周司教之意央趙學憲往王
千戶處求這頭親事王千戶亦重周生才貌但爲
是愛女兒且精通文墨自己年老一應衛中文書筆

此句不述
女悲歌
子一

北都靠着女兒相幫少他不得不忍棄之于他鄉以
此遲疑未許廷章知姻事未諧心中如刺乃作書寄
于小姐前寫松陵友弟廷章拜請

自執芳容未寧狂魄夫婦已是前生定
媒妁傳來今日言爲期未決遙望香閣深鎖如唐
太宗離月宮而空想嫦娥要從花園戲遊似牽牛
郎隔天河而苦思織女倘復遷延于月日必當天
折于溝渠生若無緣死亦不願勉成拙律深冀哀
憐詩曰

未有佳期慰我情
可憐春價值千金

悶來窓下三杯酒

愁向花前一曲琴

人在鎖窓深處好

悶回羅帳靜中吟

孤栖一樣昏黃月

肯許相携訴寸心

嬌鶯看罷卽時復書前寫虎銜愛女嬌鶯拜稿

輕荷點水弱絮飛簾拜月亭前滿對東風聽杜宇
畫眉窓下強消長畫刺鴛鴦人正困于粧臺詩忽
墜于香案啓覩來意無限幽懷自憐薄命佳人惱
殺多情才子一番信到一番使妾倍文吾幾度詩
來幾度令人添寂寞休得跳東窗學攀花之手可
以仰北斗駕折桂之心眼底無媒書中有女自此

裏情封去北莫將消息問來人諱和佳篇伴新深

諒詩曰

秋月春花亦有情

也知身價重千金

豈窺青瑣韓郎貌

羞聽東牆崔氏琴

痴念已從空裡散

好詩惟向夢中吟

此生但作乾兄妹

直待來生了寸心

廷章閱書讀歎不已讀詩至末聯此生但作乾兄妹
忽然想起一計道當初張珙申純皆因兄妹得就私
情王夫人與我同姓何不拜之爲姑便可過家往來
于中取事矣遂托言西衙窄狹且是喧鬧欲借衙署

不計檢官
保其物檢
之本

文官註說
不爲本

後園親書周司教自與王千戶開口王翁道彼此過
家就在家下喫些見成茶飯不煩饋送周翁感激不
盡回向兒子說了廷章道雖承王翁盛意非親非故
難以打攪孩兒欲備一禮拜認周夫人爲姑姑姪一
家庶乎有名周司教是糊塗之人只要討些小便宜
道任從我兒行事廷章又央人通了王翁夫婦擇個
吉日備下綵段書儀寫個表好的名刺上門認親極
其卑遜極其親熱王翁是個武人只好奉承遂請入
中堂教奶奶都相見了連曹姨也認做姨娘嬌鶯是
表妹一時都請見禮王翁設宴後堂權當會親一家

同是廷章與姪婿，暗暗歡喜席上眉來眼去，自不必說當日登堂而散。

姪婿好惡相問

踪跡親疎已自分

次日王翁收拾書室，接內姪周廷章來讀書，却也曉得照緝內外，將內宅後門下鎖，不許婦女入于花園。廷章供給自有外廂照管，雖然搬做一家音書來往，反不便了。始驚松筠之志，雖存風月之情，已動况既在席間，眉來眼去，怎當得園上鳳隔鸞分，愁緒無聊，鬱成一病。朝涼暮熱，茶飯不沾。王翁迎醫問卜，全然不濟。廷章幾遍到中堂問病，王翁只教致意，不令進

一
位
亦
水
生

房廷章心生一計因假說長在江南曾通醫理表妹
不知所患何症待姪兒診脉便知王翁向夫人說了
又教明霞道達了小姐方纔迎入廷章坐于床邊假
以看脉爲由撫摩了半晌其時王翁夫婦俱在不好
交言只說得一棒保重出了房門對王翁道表妹之
疾是抑鬱所致常須于寬闊之地散步陶情更使女
伴勸慰開其鬱抱自當勿藥王翁敬信周生更不疑
惑便道衙中只有園亭並無別處寬闊廷章故意道
若表妹不時要園亭散步恐小姪在彼不便暫請告
歸王翁道旣爲兄妹復何嫌阻卽日教開了後門將

鎖鑰什曹姨收管就教曹姨陪侍女兒在書房裏明霞伏侍寸步不能自以爲萬全之策矣却說替曹姨爲思想周郎致病得他撫摩一番已自歡喜又許散步園亭陪伴伏侍者却是心腹之人病便好了一半每到園亭延章便得相見同行同坐有時亦到延章書房中喫茶漸漸不避嫌疑有擦背延章提個空向小姐懇求要到香間一望婚鴛日視曹姨低低白生道鎖鑰在彼兒自求之延章已悟次日延章取吳綾二端金釧一副央明霞獻與曹姨綾尚寫道周公子厚禮見惠不知何事嬌鸞道年少狂生不無過失

渠要妓包容耳曹娥道你二人心事我已悉知但有
往來決不泄漏因把匙鑰付與明霞爲心大喜遂題
一絕寄廷章云

時將私語寄英才

尙向人前莫亂開

今夜香閨春不鎖

月移花影玉人來

廷章得詩喜不自禁是夜黃昏已罷樵鼓方聲廷章
俏步及于內宅後門半啓推身而進自那日房中有
脈出園上來依稀記得路徑緩緩而行但見燈光外
射明霞候于門側廷章步進香房與鴛施禮便欲樓
抱鴛將生攢眉喚明霞快請曹姨來同坐廷章大失

既
明
若
必

所望自陳苦情責其變卦一勝急漢欲流鶯道本
貞、姪、君、非、馮、子、只、因、有、才、有、貌、所、以、相、愛、相、憐、愛、既、
私、君、終、當、守、君、之、節、君、若、棄、妾、豈、不、負、妾、之、誠、必、欠、
明、神、誓、同、自、首、若、還、苟、合、有、死、不、從、說、罷、曹、姨、適、至、
向、廷、章、謝、日、間、之、惠、廷、章、遂、央、姨、為、媒、誓、諧、伉、儷、口、
中、呪、願、如、流、而、出、曹、姨、道、二、位、賢、甥、既、要、我、為、媒、可、
寫、合、同、婚、書、四、紙、將、一、紙、焚、于、天、地、以、告、鬼、神、一、紙、
留、于、吾、手、以、為、媒、證、你、二、人、各、執、一、紙、為、他、日、合、卷、
之、驗、女、若、負、男、疾、中、實、死、男、若、負、女、亂、箭、亡、身、再、受、
陰、府、之、起、承、墮、鄆、都、之、獄、生、與、為、鄰、曹、姨、說、得、痛、切、

第十卷
卷三十一
各各歡喜遂依曹姨所說寫成婚書誓約先拜天地
後謝曹姨姨乃出清呆醉醪與二人把盞稱賀三人
同坐飲酒直至三鼓曹姨別去生與鶯攜手上床雨
雲之樂可知也五鼓鶯促生起身囑付道妾已委身
于君君休負恩于妾神明在上鑒察難逃今後妾若
有暇自遣明霞奉迎切莫輕行以招物議廷章字字
應承留戀不捨鶯急教明霞送出園門是日鶯寄生
二律云

昨夜同君喜事從

芙蓉帳暖語從容

貼眉交股情偏好

撥雨撥雲興轉濃

一枕、願、爲、帶、紉、細

半、窻、花、月、影、空、重

曉來、窺、視、鴛、鴦、枕

無、數、飛、紅、撲、綉、絨

余、翻、紅、浪、效、綢、繆

乍、抱、郎、腰、分、外、羞

月、正、圓、時、花、正、好

雲、初、散、處、雨、初、收

一、團、思、愛、從、天、降

萬、種、情、懷、得、自、由

寄、語、今、宵、中、夕、夜

不、須、欹、枕、看、牽、牛

其二

廷章亦有酬答之句自此鶯疾盡愈門鎖竟弛或三日或五日鶯必遣明霞召生來往既顯恩情愈篤如此半年有餘周司教任滿陞四川峨眉縣尹廷章戀鶯之情不肯同行只推身子有病相蜀道艱難况學

業未成師友相得尚欲留此讀書周司教平昔縱言無不從起身之日廷章送父出城而返鸞感廷章之留是日邀之相會愈加親愛如此又半年有餘其中往來詩篇甚多不能盡載廷章一日聞邸報見父親在蝶眉不服水土告病回鄉久別親闈欲謀歸覲又牽鸞情愛不忍分離事在兩難憂形于色嘗探知其故因置酒勸生道夫婦之愛瀚海同深父子之情高天難比若戀私情而忘公義不惟君失子道累妾亦失婦道矣曹姨亦勸道今日暮夜之期原非百年之筭公子不如暫回鄉故里觀雙親倘于定省之間

婿心
不
指
之
子

師成婚姻之事早完誓願免致情牽廷章心猶不決
嬌鸞教曹姨竟將公子欲歸之情對王翁說了此日
正是端陽王翁泊酒與廷章送行且致厚賄廷章義
不容已只得收拾行李是夜鸞另置酒香閣邀廷章
重伸前誓再訂婚期曹姨亦在坐千言萬語一夜不
睡臨別又問廷章住居之處廷章道問做甚庶鸞道
恐君不卽來妾便于通信耳廷章索筆寫出四句

思親千里返姑蘇

家住吳江十七都

須問南麻雙漾口

延陵橋下督糧吳

廷章又解說家本吳姓祖當里長督糧有名督糧吳

家周是外姓也此字雖然寫下欲見之切度日如歲
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定當持家君東帖親到求婚決
不忍閨閣佳人懸懸而望言罷相抱而泣將次天明
驚親送生出園有聯句一律

綢繆魚水正投機

無奈思親使別離

廷章

花開從今誰待月

蘭房自此懶圍棋

嬌鸞

惟憂身遠心俱遠

非慮文齊福不齊

廷章

低首不言中自省

強將別淚整蛾眉

嬌鸞

須臾天曉鞍馬齊備王翁又于中堂設酒妻女畢集
爲上馬之餞廷章再拜而別婦自覺悲傷欲泣潛歸

內室取烏絲箋題詩一律使明霞送廷章上馬何便
投之章于馬上展看云

目携素手並香肩

送別那堪雙淚懸

郎馬未離青柳下

妾心先在白雲邊

妾持節燕如美女

君重細常頻圓煞

得息匆匆便回首

香閨人瘦不禁眠

廷章讀之淚下一路上觸景興懷未嘗頃刻忘焉也
閒話休敘不一日到了吳江家中參見了二親一團
歡喜原來父親已與同里魏同知家議親正要接兒
子回來行聘完婚生初時有不願之意後訪得魏女

夫色無雙且魏同知十萬之富裝奩甚豐慕財貪色
遂與前盟過了半年魏氏遁門夫妻恩愛如魚似水
竟不知王嬌鸞為何人矣

但如今日新粧好 不願情人學眼穿

却說嬌鸞一時勸廷章歸省是他賢慧達理之處然
已去之後未免懷思白日淒涼黃昏寂寞燈前有影
相親帳底無人共語每遇春花秋月不覺夢斷魂勞
捱過一年杳無音信忽一日明霞來報道姐姐可要
與周姐夫度嬌鸞道那得有這方便明霞道適
與說臨安街有人來此下公文臨安是杭州地

方出就吳江，經過是便道。嬌鸞直，既有他司，叙得
九、更、自、重、了、人、不、要、去、三、四、篇、稿、修、書、一、封、曲、叙、別、詞
之、在、嗚、也、早、至、南、陽、官、歸、故里、踐、婚、如、之、約、成、終、始
之、交、書、多、不、甚、書、後、有、詩、十、首、每、其、一、云

端、鬢、一、別、春、無、音

兩、地、想、看、對、月、明

暫、為、吳、管、歸、虎、衛

莫、因、花、酒、戀、吳、城

遊、仙、閣、內、占、離、合

拜、月、亭、前、問、死、生

此、去、願、君、心、自、省

同、來、與、妾、共、謝、羹

封、皮、上、又、題、八、句

此、書、頗、通、至、吳、衙

門、面、春、風、足、可、誇

父列當今宜化職

祖居自古督糧家

已知東宅隣西宅

猶恐南麻混北麻

去路逢人須借問

延陵橋在那村此

又取銀釵二股爲寄書之贈善去了七個月並無回
耗時值新春又訪得前簡有個張客人要往蘇州收
貨嬌鸞又取金花一對央孫九送與張客求他寄書
書意同前亦有詩十首錄其一云

春到人間萬物鮮

香閨無奈別魂牽

東風浪蕩若尤傷

皓月圓圓妾未圓

情洽有心勞白髮

天高無計托青鸞

衷腸萬事憑誰訴

寄與才郎仔細看

封皮上題一絕

蘇州咫尺是吳江

吳姓南麻世督糧

嗚呼行人須著意

好將消息問才郎

張容人是志誠之主，往蘇州收貨已畢，賣書親到吳江，正在長橋上圍路帶好周廷章過去，聽得是河南聲音問的又是南麻督糧吳家，請知嬌鸞書信，怕他到彼知其再娶之事，遂上前作揖，通名，邀往酒館三杯，拆書看了，就于酒家借紙筆，匆匆寫下回書，推說父病未痊，方待醫藥，所以有誤，往期不久，即當會面。

無勞注想書後又寫路次借筆不備希冀張客收了
回書不一日回到南陽任孫九回後寫小如鸞拆書
看了雖然不曾定個來期也當盡備充饑望梅止渴
過了三四個月依舊杳然無聞嬌鸞對曹姨道周郎
之言欺我耳曹姨道誓書在此皇天鑒知周郎觸不
怕死乎忽一日聞有臨安人到乃是嬌鸞妹子嬌鳳
生了孩兒遣人來報喜嬌鸞彼此相形愈加感歎且
喜又是寄書的一個順便再修書一封托他這是第
三封書亦有詩十首末一章云

叮嚀才子莫蹉跎

百歲夫妻能幾何

王氏女爲周氏室

文官子配武官家

三封心事煩青鳥

萬斛閒愁鎖翠蛾

遠路尺書情未盡

相思兩處恨偏多

封皮上亦寫四句

此書初題至吳江

橫怪蜀牀姓字香

去路不須馳步問

延陵橋下暫停航

鸞自此寢麼餐忘香消玉滅暗地淚流懨懨成病
父母欲爲擇配嬌鸞不肯情願長齋念佛曹姨勸道周
郎未必來矣毋拘小信白悞青春嬌鸞道人而無信
是禽獸也寧周郎負我我豈敢石神明哉光陰荏

海不覺已及三年嬌鸞對曹姨說道聞說周郎已婚
他族此信未知真假然三年不來其心腸亦改變矣
但不得一實信吾心終不死曹姨道何不央孫九叔
往吳江一遊多與他些盤費若周郎無他更變使他
等候回來豈不美乎嬌鸞道正合吾意亦求姨娘一
字促他早早登程可也當下嬌鸞寫就古風一首其
略云

憶昔清明佳節時與君邂逅成相知嘲風弄月通
來往撥動風情無限思侯門曳斷千金索携手挨
肩遊畫閣好把青絲結死生盟山誓海情不薄白

雲渺渺草青青才子思親欲別情
曉覺樓陰無
色恐聽傳喜鳥幾聲君行雖不非
驚取勝似
父兄去悲悲切切所腸併
手牽衣理前誓與君
成孰爲朋友切莫蘇城戀花柳
白君之去妾損眉
脂粉情調髮如帶
劍絲雨地相思重
雪日風花誰
與共可憐夫姑正當年
空使梅花蝴蝶夢
臨風別
月無歡好
妾涼枕上魂
魚倒一宵忽
夢汝髮
忽來
朝不覺愁
顏老望言願
作神雷電九
天玄女相
使
適只歸故
里不歸泉何
故音容難得
見才郎意似
妾意真再馳
驛使陳丹心
可憐三
七羞花貌
寂寞

香閨思不禁

曹娥書中亦備說女甥相思之苦相望之切二首共
作一封封皮亦題四句

蕩蕩名門宰相衙

更兼糧省鎮南麻

逢人不用亭舟問

橋跨延陵第一家

孫九領書夜宿曉行直至吳江延陵橋下猶恐傳遞
不的直候問廷章而送廷章一見孫九滿臉通紅不
問寒溫取書納于袖中竟進去了少頃教家童出來
回復道相公娶魏同知家小姐今已二年南陽路遠
不能復來矣回書難寫仗你代言這幅香羅帕乃初

這故事
有因有果
照光法

會營姐之物并令同婚書一紙與你送還以絕其念
本欲留你一飯誠恐老爹盤問喚怪白銀五錢權充
路費下夫更不勞往返孫九聞言大怒擲銀于地不
受走出大門罵道似你短行薄情之人禽獸不如可
憐負了營小姐一片真心皇天斷然不作你說罷大
哭而去路人爭問其故孫老兒數一數二的逢人告
訴自此周廷草無行之名播于吳江為衣冠所不齒
正是

平生不作虧心事

世上應無切齒人

再說孫九回至南陽見了明霞便悲泣不已明霞道

莫非你路上喫了苦，莫非周家郎君死了，孫九只是搖頭，停了半晌，方說備細如此如此。他不發回書，只將羅帕、婚書送還，以絕小姐之念。我也不去見小姐了。說罷，拭淚歎息而去。明霞不敢隱瞞，備述孫九之語。嬌鸞見了這羅帕，已知孫九不是個謊話，不覺怨氣填胸，怒色盈面，就請曹姨至香房中，告訴了一遍。曹姨將言勸解，嬌鸞如何肯聽，整整的哭了三日三夜。將三尺香羅帕，反覆觀看，欲尋自盡。又想道：我婚書名門愛女，美貌多才，若嘿嘿而死，却便宜了薄情之人。乃製絕命詩三十二首，及長恨歌一篇。詩云：

倚門默默思重重

自歎雙雙一笑中

情、惹、遊、絲、牽、嫩、綠、

恨、隨、流、水、縮、殘、紅、

當、時、只、道、春、回、准、

今、日、方、知、色、是、空、

回首凭欄情切處

閒愁萬里怨東風

餘詩不載其長恨歌略云

長恨歌爲誰作題起頭來心便惡朝思暮想無了
期再把鶯鶯訴情薄妾家原在臨安路麟閣功勳受
恩露後因親老夫軍機降湖南陽衛子戶深闈養
育惡鸞身不曾舉步離中庭豈知二九災星到忽
隨女伴粧臺行鞦韆蹴蹴方纔罷忽驚牆角生人

話含羞歸去香房中、含忙尋覓香羅帕、誰知
入君手、空令梅香往來、走得紫君贈香羅詩、懶妾
相思淹病久、感君拜母、結妹兄來、詞去簡、饒恩情
只恐恩情成苟合、兩曾結髮同山盟、山盟海誓還
不信、又托曹娥作媒、證婚書寫定、燒香、始結于
飛在天命、情交二載、甜如蜜、才子思親、忽成疾、妾
心不忍、君心愁、反勸才郎歸故籍、叮嚀此去、姑蘇
城、花街莫聽陽春聲、一觀燕、顏便回首、香門可念
人、孤另、囑付殷勤、別才子、棄舊憐新任、從爾那知
一去、意忘還、終日思君、不如死、有人來說君、重婚

幾番欲信仍難憑，後因孫丸去，復處方知位。留諸
文，馬此情恨，最苦情者千里，如絃難割捨，到手思
情，都作之得意。風流在何也？莫論妾愁長，與短無
處。箱囊詩不講題，殘錦札五千，張寫禿毛，錐三百。
管玉閨人，瘦嬌無力，佳期反作長相憶。枉將八字
推子，平空把三生卜。周易從頭一一思量，起往日
交情，不虧汝。臥然恩愛如浮雲，何不當初莫相與。
鸞鴛燕燕，替成對，何獨天生我無配。嬌鳳妹，子少
二年，適添孩兒已三歲，自慚輕棄千金軀。伊欲我
獨心孤，悲先年誓願，今何在。舉頭三尺有神，紙君

往江南妾江北千里關山遠相隔若能兩翅忽忽
生飛向吳江近者惻初交你我天地知今來無數
人揚井虎門深鎖千金色天教一笑遭君機恨君
短行歸陰府似皇天不生我從今書遞故人收
不望回音到中所可憐鐵甲將軍家玉閨養女嬌
如花只因頗識琴書味風流不久歸黃沙白羅丈
二懸高梁飄然眼底竟茫茫報道一聲嬌鸞縊滿
城笑殺臨安王妾身自愧非良女擅把閒情賤輕
許相思債滿還九泉九泉之下不饒汝當初寵妾
非如今我今怨汝如海深自知妾意皆仁意誰想

君心似獸心，再將一幅羅綾，綉成遊寄，寫下這
自歎興亡，皆此物殺人，可恕情難禁，又覆叮嚀，只
如此往日，閒愁今日止。君今肯念，我風流飽看嬌
鸞書一紙。

昔已寫就，欲再遣孫九孫九，咬牙怒目，決不肯去。正
無其便，偶值父親痰火病發，喚嬌鸞替他檢閱文書。
嬌鸞看文書裡，面有一宗，乃勾木衛，逃軍者，其軍乃
吳江縣人，驚心生一計，乃取從前倡和之詞，并今日
絕命詩，及長恨歌，彙成一帙，合同婚書二紙，置于
內，總作一封，入于官文書內，封同上填寫。南陽衛掌

亦由不
日以其

五和沙
不共

印千戶王投下直隸蘇州府吳江縣當堂開拆打發
公差去了王翁全然不知是晚嬌鴛沐浴更衣哄明
霞出去烹茶開了房門用杌子填足先將白練掛于
梁上取原日香羅帕向咽喉扣住接連白練打個死
結蹬開杌子兩脚懸空熬時間三竟深渺七鬼幽沉
剛年二十一歲

始終一幅香羅帕

成也蕭何敗也何

明霞取茶來時見房門閉緊敲打不開慌忙報與曹
姨曹姨同周老夫人打開房門看了這驚裴小王翁
也來了合家大哭竟不知什麼意故少不得買棺殮

榮此事閣過休題再說吳江閩大尹接得南陽簡文
書拆開看時深以爲奇此事暗言未聞適然小童道
批官隨察院樊公社按臨本縣閩大尹與趙推官具
金榜同年因將此事與趙推官言及趙推官取而
之遂以奇聞報知樊公樊公將詩歌及婚書反覆
味深惜嬌鶯之才而恨周廷章之薄倖乃命趙推官
密訪其人次日擒拿解院樊公親自詰問廷章初時
抵賴後見婚書有據不敢開口樊公喝教重責五十
收監行文到南陽衛查嬌鶯會否自縊不一日文書
書來說嬌鶯已死樊公乃于監中帶取周廷章到察

院堂上樊公罵道：調戲職官家子女一罪也；停妻再娶二罪也；因奸致死三罪也。婚書上說：男若負女萬箭亡身，我今沒有箭射你，用亂棒打殺你，以爲薄倖。男子之戒，吩咐合堂，早快齊舉竹批亂打下手時，官商齊響着，你處血肉交飛，頃刻之間，化爲肉醬，滿城人無不稱快。周司教聞知，登時氣死。魏女後來改嫁，向貪新娶之財色，而沒恩背盟，果何益哉！有詩歎云：

一夜恩情百夜多

負心端的欲如何

若云薄倖無冤報

請讀當年長恨歌